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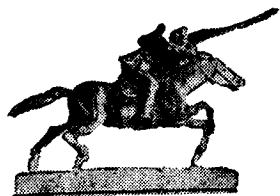
陆柱国 著

踏平东海万顷浪

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踏平东海万顷浪

陆柱国著



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1958.12.北京

踏平东海万顷浪

※

解 放 軍 文 艺 社 出 版
北 京 廟 壇 寺 一 号
北京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3号
解 放 軍 投 印 刷 厂 印 刷
北 京 阜 外 馬 尾 溝 九 号
新 华 書 店 总 經 售

※

開本850×1168耗 印張8 $\frac{1}{2}$ 字數216,000字
1958年12月 第一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000 定價(6) 0.80元

內 容 提 要

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前线部队，一举攻克了被残余蒋军盘踞的一江山岛，重重地打击了美帝和蒋介石集团。作者根据这个事实，写成了这部小说。

小说以团长章雪松的团队为主线，展开了描写，织成了一幅波澜壮阔、气魄雄伟的战斗图画。它不仅把我军解放一江山的陆、海、空诸兵种联合作战的图景，生动的展现在读者眼前，而且通过描写战争，塑造了团长章雪松、师侦察科长雷震霖、花木兰式的女战士高山等几个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通过这些英雄人物，形象地显示出我军愈战愈强的成长过程和建国以来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与阵容。

小说文笔流利，语言精练，故事性很强，具有很大的艺术吸引力。

封面设计： 华 克 雄

统一书号 10137·8
定 价 (6) 0.80 元

(A1)03/06

第一章

一九五四年九月，一輛被塵土染成了灰色的公共汽車，沿着一條通往杭州的山地公路，懶洋洋地蠕動。

凶猛的太陽的火焰，幾乎要把這輛破舊不堪的汽車，烤得癱瘓了。車皮、窗玻璃，被燒得好像可以立刻在上面煎雞蛋，甚至連那飛進來的灰塵，也像熱沙子一樣灼人肌膚。男乘客們大半沒有穿上衣，渾濁的汗水，順着深淺不等的脊梁溝，源源不斷地滴下來。

靠近車窗，坐着一個年青的解放軍戰士。被汗水浸透了的洗得發白的軍衣，緊裹着他那少女一般勻稱的身軀。他那白中透紅的清秀的面孔，像塗了油彩似的閃閃發光。兩條漆黑的，細長的眉毛，有力地向上揚着，將到頂端時，才彎成弧形。一雙像熟透了的葡萄一樣又黑又大的眼珠，機靈地、警覺地掃視着充滿汗味和鼾聲的車廂。他的右手，很自然的伸到衣襟下面，汗濕的手掌，輕輕握着腰間的小手槍。

在這個青年戰士的前面，坐着另一個軍人。他只穿着一件白襯衣，雙肘放在面前的椅背上，腦門枕着交叉起來的手掌打瞌睡。只有當猛烈的顛簸，使他的腦袋失去了依托或者狠狠碰住了鼻尖時，他才微微抬一抬頭，含含糊糊地輕聲問：“章野，到那兒了？什麼時候了？”

“早着呢！”那個名叫章野的青年戰士回答。其實，等不到他的回答，他的首長就又把頭放在交叉起來的手掌上。

正在爬山的公共汽車，力不勝任地大聲哼起來。很快，它的輪胎已經不是向前滾而是向上跳了。終於，它最後哼了一下，拋了“錨”。滿頭大汗的汽車司機，扭過了油污的臉，使勁拉下來發黑的白手套，抓了抓亂七八糟的頭髮，用一種非常抱歉的聲調說：“再休息十分鐘，

天气真热哪！”他苦笑着从一只破木箱里，叮叮当当拿出了什么锤子、搬子，匆忙地跳下車去。

車厢里發出了像开完大会那样的吵嚷和嘆息。

那位首長也徹底的醒了，他揉揉眼，打了个長長的哈欠，慢慢地轉過了半个身子。一只胳膊搭在椅子靠上，指头微微地彈动着。他的外貌和章野十分相像。特别是那双向上揚起的烏黑的眉毛，簡直像是按照一个模型描下来的一般。不过，在他那同样清秀的面孔上，已經喪失了青春的光澤，細微的皺紋已經毫不留情的布滿在他那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的周圍了。他看着章野伸到衣襟下面的手，无声地笑了笑：“这样干嘛？”

章野急忙抽出了右手，順便拭去沾在上唇的柔毛上的汗珠，害羞似的回答：“沒有。”他瞥了一下将要空了的車厢，又說：“我們也下去透透空气吧，团长？”

“好！”这位团长站起来，跺了几下發麻的双脚。

中午的太阳，把路旁茁壯的野草都烤軟了。下車的旅客們，站在附近的大树下，搦着扇子，同情地看着鑽在汽車下面的司机。

警衛員章野跟着团长，快步向一棵枝叶茂密的松树下走去。突然，团长停步了，并且吃惊地“啊”了一声。他环視周圍的山巒，然后扭过头来，声音有些發抖地喊：“章野！”

章野本能的把右手伸到衣襟下。緊張的問“什么？”

团长搖了搖頭，他拉起了章野的手，急促的說：“跟我来！”

他們快步走到附近一片树林旁边。闊叶松稠密而又整齐地排列着，活像由挑选出来的彪形大汉組成的受檢閱的部队。树林的边沿上，丛生着文弱的竹子。在杂乱交織的野草中間，盛开着一簇簇各种顏色的小花兒，它們像成群的蝴蝶一样，有带花斑的翅膀、長長的触鬚，甚至还長着黑色的、米粒一般大的“眼睛”。奇形怪状的岩石，被厚厚一層湿潤的綠苔包了起来，在太阳下，放射着宝石般的霞光。

“章野，你看，五年以前，我和爸爸就在这里打过仗！”团长的手，

輕輕地放在章野的肩上。章野感到团長的手也激动的發抖了。他便紧紧地向团長的身边靠了靠，并且側轉了臉，望着正在沉思的团長的面孔……

团長章雪松，像任何平凡的人一样，也有他的童年时代，不过，他的童年不是在搖籃和母爱中渡过的。五岁那一年，他就要背着破斗笠，夹着比自己还高的鞭子，赶着牛群，去掙他的鍋巴吃了。有錢人家的五岁孩子，恐怕連这群牛的数目都数不清。無論冬夏，他总是睡在一張破席片上。狂風暴雨，酷暑严霜，虎嘯狼嚎，飢餓困倦，这种种灾难，过早地对他进行着慘酷的考驗。

夜里，月光透过窗櫺，洒进阴暗潮湿的屋內。母亲經常坐在他的身旁，看着他那被荆棘挂破了的四肢，看着他那干瘦的、貧血的面孔。这个可怜的女人，只有在晚上才能看一看她自己的兒子。

“狼——”不止一次，年幼的章雪松在梦中尖声喊叫着，像瘋了似的，从破席上跳起来。母亲立刻把他紧紧抱在怀里，用她那粗糙的手掌，輕輕撫摸着孩子的滿是冷汗的脊背：

“不怕！媽在这里，爸也在这里。”

等到章雪松在她怀里安靜下来以后，她才偷偷地、輕声地哭起来。

这时候，不爱說話的父亲，長嘆一声，悄悄在枕边摸索着旱烟袋，責备她：“你哭什么？真是女人家！小心把孩子吵醒，他明天还得起早呢！”

母亲用破袄襟擦着泪：“这么好的孩子，为什么会生到咱們家？”

父亲咬着烟袋，不吭声了。他能回答什么呢？难道他不是从这条道路上走过来的嗎？

章雪松八岁那一年的夏天，母亲給他生了个小弟弟。产后三天，她就去世了。父亲牵着章雪松的小手，跪在地主的面前。

年青的地主黄金河，是一个魁梧的大汉。他小时候，最愛打架，

鼻子被人家用木棍打扁了。又因为曾經从树梢上摔下来过，右边的鼻翅被树枝挑掉了一块，伤好之后，鼻孔向上翻着。这破坏了他那漂亮面孔的整个结构。他繼承了老地主的所有产业，包括他父亲那年輕的第五房姨太太。因此，他的脸上，总是泛着又青又黄又白的混合色，眼圈周圍的阴影里，刻划着稠密的皺紋。他的右手上，也留下了風流的伤痕：因为偷人家的老婆，被發觉了，两人动了刀子，他的右手的无名指和小指，齐根兒被砍掉了。大概是为了裝飾这只殘手吧，他的中指上总是戴着一枚藍色的宝石戒指。

当章雪松父子两人跪在大厅里一塵不染的磚地上时，黄金河正在看“金瓶梅”。書中淫蕩的描写，使他像剛剛喝干半斤燒酒那样渾身發热。口水像一条細綫，垂到他的綢緞衣的袖子上。

“大少爷！”

“大少爷……”

黄金河拿过手边的赤銅鎮紙，輕輕压在他剛看完的那一行上。然后慢慢扭过洒着香水的脖子。他斜了一眼，又不耐煩的出了口气。

“站起来。現在不兴下跪了！”

章雪松挺了一下腰，真的想站起来，但被他父亲倏地抓住了手。

“大少爷，你老人家行个好。小松他娘給你老人家作牛作馬一輩子。你老人家賞她一口薄棺材……”

由于羞辱和悲痛，章雪松的头一直垂在胸前。他偷偷瞟了父亲一眼。父亲那副浮腫的、骯髒的黄臉上，滿是渾濁的眼泪。他又向上瞟了一眼，只看見地主黄金河搭在膝盖上的两只白胖的大手：一只手里拿着一根耀眼的銀牙签，仔細挖着另一只手指甲縫里的污垢。

沒有等到父亲把話說完，黄金河就冷笑了一声：“別罗嗦了！这都怨你們两口子，为什么要像猪一样生一窩又一窩？要是你們家家死人都要我买棺材，把我这份薄家业卖得一千二净，也不够用！”說罢，他就輕松地轉过头，繼續看他的書去了。

“大少爷！”

章雪松被握在父亲手里的小手，感覺到父亲的全身都在打顫。

“够了！！”黄金河狠狠拍了一下桌子。

父亲嘆了口气，一把拉起了章雪松：“走吧，孩子，你媽上一輩子沒做好事，這一輩子要落这样的报应！”他擦了一把泪，高一脚低一脚地向門口走去。風从破窗櫺里鑽进来，把窗紙吹得簌簌响，挂在牆上的那盞油灯，也忽明忽暗地哆嗦着。牆角燃着一束艾枝，它的濃烟使这间破草房充滿了苦澀的气味。八岁的雪松，孤零零地守在母亲的尸体旁边。他細心地檢去沾在母亲头髮上的几根草根。突然，他看到死者的灰白的眼角旁边，一顆泪珠滚下来了。他滿怀希望地抓住母亲的肩头，搖晃着喊道：“別哭，媽媽，你說話呀！你睜一睜眼睛吧媽媽！”直到他發覺母亲臉上越来越多的泪珠是从他自己的眼睛里流出来的时候，他才扑到母亲僵硬、干瘦的胸脯上痛哭起来。

半夜，父亲滿身沾着泥土回来了。他推醒了伏在母亲胸前睡着了的小雪松，父子二人用他們的兩領破席把死者緊緊裹起来。

父亲背着尸体，小雪松扛着一柄鉄鍬。他們沉重的脚步踏着黯淡的月光，默默地向荒野里走去。

把母亲放进已經挖好的深坑里，父亲蹲在旁边又抽了一袋烟，然后嘆了口气站起来，他抓起了鉄鍬；臉往旁边一扭，輕声告訴雪松：“下去，孩子，再看看你媽，我要填土了！”

小雪松跪下去，抱住了父亲的腿，哭着央求道：“爸爸，不要：你等一等，也許媽媽会——”

父亲手中的鉄鍬倒了下來，他摸着孩子的头：“你真傻呀小松！她丟开了我們，再也不，再也不，不受罪了！……”

雪松的小弟弟，被一家有錢无兒的地主寡妇抱走了。那个寡妇連半升大米都沒有給，只是大發慈悲地說：“这孩子多可怜，生下来三天就沒有了娘。我救他这条小命吧！”父亲也沒有講什么，人都死了，还計較什么呢？

一九四〇年，十四岁的章雪松早已把放牛的鞭子換成了鋤头。

一天傍晚，父子俩从田里回家。秋風饱含着潮湿和寒冷，迎面吹来。这两个衣服破烂得像幽灵一样的夜行人，沿着田間小道 慢吞吞地走着。

在一个叉路口，父亲突然停下来：“小松，我們再到你媽坟上去看一看！”

“爸爸，不去吧。回来你又要难过。”最近几天回家时，父亲总要带他到媽媽的坟上去。夜里，父亲一声不响地坐在門口的石头上，不停地抽着旱烟。往往当他睡醒一觉之后，还看见烟鍋里的火光，一閃一閃映着父亲憂郁的面孔。特别是前天夜里，父亲在天快亮时，才不知从什么地方回来。这一切征候，使年幼的他感到将有什么灾难临头了。

“走吧，去看一看她，也許这是最后一次。誰知道将来还能不能再見到她的坟墓！”父亲瘦骨棱棱的大手輕輕地把兒子攬到胸前。雪松第一次听到父亲粗啞的嗓音里带着哽塞的哭声。

“爹爹，不，我們慢慢熬下去，总有一天会熬出头的！”

“用什么熬？用鋤头嗎？我熬了二十多年了，可是只熬了个家破人亡。我不能扛着別人的鋤头进坟墓；我也不願意你也像我这样！”父亲生气地說着向路边迈了两步，把肩上的鋤头投进了平靜的水塘里。然后又轉身夺过来雪松的鋤头，照样投了进去。

他們立在塘边，看着水面上被激起的涟漪慢慢向四周扩展。父亲轻松地嘆了口气。

“离开鋤头，我們能干什么？”小雪松惶惑不解地問。

“扛槍！”父亲果断地回答。“孩子，槍杆子不比鋤头重多少！可是，用鋤头只能給黄金河当牛馬；手里有槍，就能給我們自己打天下了！我們走吧！”

媽媽坟头的柳树已經長粗了，長高了。茂密的枝叶低垂下来，犹如华貴的伞盖。附近的草丛中，螢火点点，忽明忽暗，秋虫哀伤地唱着，給他們伴奏的，是那蕭蕭白楊和連綿不絕的松濤。

“跪下吧，給你媽最后磕一个头！”父亲这样囑咐着兒子，但是，不知怎的，他也跪下来了。

“你活着受了一輩子苦，想不到死了以后，我和小松也要离开你，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你等着我們，等着我們回来。到那时候，我永远守着你，再也不往别处去了……”

临走，父亲在坟前抓了一把被自己的眼泪浸湿了的黃土……。

就在这天晚上，地主黃金河的后院馬棚里起了大火。火光給这离乡背井的父子二人，照亮了黑夜的道路。

第三天，浙东四明山区的抗日游击队里，又添了两名新战士。在密林里的篝火旁边，他們被鋤头磨出了老茧的双手，颤巍巍地接过了步枪。

过去，誰受过这种爱戴呢？事务長送来了毛巾、牙膏牙刷，他們第一次知道自己也应该刷牙。連長把他那唯一的一条軍毯割下一半給章雪松。开始，指导员和雪松他父亲說話，还喊他“大伯”。連那个总是戴着一頂油污的破軍帽的炊事員，每逢开飯，也要笑嘻嘻地給这对“父子兵”多盛半勺菜。

在这支游击队的行軍行列里，和馬槍一般高的小雪松，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的爸爸。宿营的时候，父亲总是面向篝火，头枕步枪，把兒子搂在怀里，讓自己的脊背去防御刺骨的冷風。

一九四六年，二十岁的章雪松已經是游击队的連長了，可是父亲却在他的連里当排長。这个鬢髮斑白的老游击队員，按照軍規精神抖擞地給兒子敬礼；接受任务时，一句一个响亮的“是”。他很高兴这样做：兒子多么有出息啊！

不过，章雪松却感到很大的不安。一天晚上，父亲彙报了排里的情况，問他有什么指示。章雪松迟疑了好久，才吞吞吐吐的說：“爸爸，我想，是这样……”

父亲怀疑地注視着連長的眼睛。章雪松的目光赶快移开，手指甲輕輕搔着駁壳槍的木柄：“我想請求上級調你到別的連里去——”

“为什么？”父亲鎮靜地問。

“我們在一塊不方便。”

老游擊隊員坐在一塊石头上，低下頭，好久沒有吭聲。後來，他吸了一陣子烟，才低沉地說：“有什麼不方便？我從來沒有因為你是連長，自己少做半點工作；你也沒有因為我是你的爸爸，少給我一件任務。再說，眼前我只有你一个親人……當然啦，你是連長，我得堅決服從你的命令。你去請求上級把我趕走吧，我等着你的命令好了！”說罷，他一腳踏熄還沒有抽完的烟，頭也不回地走了。

章雪松終於沒有向上級請求，父親究竟還是父親哪！這樣，天長日久，也就習慣了。

一九四九年，這是解放戰爭取得最後勝利的一年。在人民解放軍的正規部隊突破長江天險之前，活躍在江南的游擊隊，也更加頻繁、更加沉重地由後面打擊敵人。三月間，章雪松的連隊奉命攔截敵人滿載武器的汽車隊。據偵察到的情況，这个汽車隊只有一排敵人掩護。章雪松讓他的戰士們飽飽吃了一頓，興高采烈地出發了。那時候，偏偏又下起大雨來。急雨像鞭子一樣，往臉上抽打着。閃電割裂了黑暗的天空，雷聲在樹梢上爆炸。游擊隊員們穿過了密林、深草，不知摔了多少跤，連夜跑了九十里山路，才來到他們的目的地——就是小說開頭所寫的那輛公共汽車拋錨的地方。

章雪松的父親——游擊隊的一排長，衣服精濕，稀爛，臉上被樹枝挂了几條血印，鬍子上沾着泥巴。他一手抓住背後的手槍，心事重重地跑過來向連長報告：他的排有三個戰士掉了隊。

章雪松眨了下來通紅的眼睛。一排長的臉羞得一陣發紫，低下頭去，一動不動地盯着他那雙用麻繩、布條綁了又綁的破草鞋，等待着連長的責備。

章雪松看着一排長，咽了口吐沫說：有時候多一個人少一個人，都可能決定戰鬥的勝敗，你們一槍沒有打，就把三個戰士弄丟了！

去吧，趕快檢查武裝，馬上修工事！”

“是！”一排長敬了个礼，轉身向該排的集合地点跑去。

战斗开始之前，一排長又到章雪松跟前来了。連部通信員知趣地走到一边。

“連長，我的烟口袋湿透了，你有沒有多余的烟叶？”

章雪松知道父亲在撒謊。他曉得，父亲把烟口袋看得比干粮还重要。何况，他在巡視埋伏在松林中的一排陣地时，还听见一个战士向排長要过烟叶呢！不过，他仍然和气地把自己的烟叶拿出来。

一排長只捏了一撮烟叶，从自己口袋里的小本子上撕了一条紙，飞快地卷了一支烟。他点着了烟，向四周看了一眼，这才随便地問：“你的干粮吃光了吧？”

“还有！”章雪松回答，这一下，他才明白父亲来他这里“找烟叶”的用意了。

一排長摇摇头，嘴里噙着卷烟說：“騙我！”

“真的！通信員替我拿着呢！”

不管章雪松怎么解釋，一排長还是把自己的用黄油布做的干粮袋，由腰里解下来，斜着搭在章雪松的肩头：“你的干粮有沒有，我比你清楚！”說罢，他扭头就走。

章雪松提着干粮袋，往前赶了一步：“你拿回去，我有嘛！”

可是，一排長根本不回头。

中午的时候，敌人的汽車队迎面开上来了。战斗一打响，章雪松才發覺敌人最少有一个加强連。开始，敌人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遭受到一些伤亡，紛紛跳下汽車，向后退却。但，很快，他們就清醒过来，意識到了后退也是毁灭，于是，就不顧一切，向章雪松所在的树林冲过来。彈片不停地削着鮮嫩的松枝，松叶像鵝毛大雪一样降落。不少游击队員，倒在林边潮湿的草丛中，再也爬不起来了。

有的敌人已經冲进树林，領头的一个軍官，圓睜着布滿血絲的紅眼睛，平端着冲锋槍，像瘋狗似的向章雪松扑来。章雪松往一棵树后閃了一下，一長串子彈帶着一股热風从耳边擦过去。

章雪松的手槍里，子彈已經光了。他弯腰从一個烈士身旁，撿起一支上着刺刀的步槍。就在這時候，樹林外面爆發了一陣霹靂似的“殺”聲。敵人那個軍官楞了一下，章雪松往前跳了一步，用力朝着敵人的胸膛刺去。

章雪松抬頭向樹林外面掃了一眼。只見他的父親微駝着背，端着一挺輕機關槍，一邊掃射，一邊大聲喊着“啊——”，這個粗啞的嗓音，在沸騰的“殺”聲中，顯得特別突出。幾十把閃爍在陽光下的刺刀，緊跟着一排長；他們从敵人背後發起了反沖鋒。

一個戰士追着一個敵人，那個敵人雙手抱住頭，尖聲叫着什麼跑過來。章雪松的雙手一揚，刺刀戳進了敵人的小腹，敵人沉重地向章雪松身上倒去。章雪松一閃身躲開，抽出了刺刀。當他又一次向樹林外看的時候，他發覺一排長帶着戰士們已經殺進敵人的行列。可能也是因為打光了子彈的原故，一排長倒掄起機關槍，向一個敵人頭上砸下去。

這是一場混亂的白刃格鬥。戰場上，只能聽見相互的咒罵、兵器的撞擊，以及刺刀戳進肉體內的“噗哧”聲和垂死者的慘叫。

戰鬥勝利地結束了。章雪松把彎得像弓一樣的刺刀扔到敵人的屍體中間。他用衣袖去擦臉上的汗，結果，沾在衣袖上的全是鮮血。他吃驚地在臉上摸索着，也沒有碰到傷口。从他身邊經過的戰士們，衣服上都有着大塊大塊的血迹，一個滿臉都被血染紅了的小胖子班長，一边走一邊吡着白牙快活地說：“……嚙，瞧咱們連長！連長，你演關二爺，用不着化裝了！”

公路上，敵人的第一輛汽車已經被打壞了。兩只泄了氣的輪胎，使汽車歪斜着身子。司機的腦袋，从破碎的風擋中探了出來，血順着灰溜溜的長頭髮，源源不斷地往下淌着。

章雪松登上了這輛汽車。他雙手往腰間一插，得意地向四外張望。戰士們押着俘虜，扛着繳獲的嶄新武裝，唱着，說着，笑着。雨後的風，滋潤、清爽地吹拂着他火熱的面孔。他解開了上衣的扣子，露

出了汗湿的胸膛，又尽情地抖了抖領子，把热气全都驅逐出来。他細心地卷了一支烟，剛放在嘴边点着，那个小胖子班長，又喘着气跑过来了。

“連長，連長，連長！”

“什么事情？”章雪松把卷烟拔掉問。

“連長，連長！”小胖子班長永远是无憂无慮的面孔，現在被什么可怕的事变吓得歪扭难看了。

“你冷靜点！”章雪松猛捶了一下車棚。

“一排長——”

章雪松根本沒有听清下半句是什么，就从汽車上跳下来。

寬敞、平坦的公路，現在似乎要陷下去了；雄偉蒼翠的山巒，現在似乎要迎面倒下来了。章雪松覺得脑袋像灌滿了鉄汁似的沉重，耳边还响着嗚嗚的風声。他絆住了什么东西，猛地蹣了一跤。他不知道是誰把他扶起来的。

在一棵高大的闊叶松树下的防雨布上，躺着負了伤的一排長。章雪松扑了过去，抓住了父亲的手。

一排長的面孔是蠟黃的。他勉強睜开浮腫的眼睛，暗然无光的眼珠滚动了几下，有气无力的問：

“是你，連長？”

剛一張口，一股鮮血就从嘴角涌出来了。章雪松一边用手掌擦着血，一边回答：“是我。爸爸！”

“看，你，臉上，負伤了？”一排長掙扎着說。从嘴角流出的血更多了。

“不，爸爸。这是敌人的血，濺到我臉上来的！你別說話，別动！”

“好，我不說，不动！”一排長抓着章雪松的手，越抓越紧。他看着兒子的臉，瞳孔慢慢的放大了，一点眼神都沒有了，但是，他仍然不願意閉上眼睛。

“爸爸，爸爸！”章雪松輕声喊。

“排長，排長！”那个小胖子班長帶着哭聲說：“連長喊你，你答應啊，排長，你怎么不答應啊！”

在松林旁边的岩石下，章雪松亲手埋葬了自己的战友和生身父亲。最后，他又亲手焚毀所有的汽車。汽車上，成千上万發的炮彈和子彈的爆炸，組成了此起彼伏、連綿不断的冲天火光，把山頂的雲朵都燒紅了。

章雪松和他的人数更少的連隊，告別了牺牲的烈士，在蒼茫的暮色中，走进了茂密的野林……

一九五〇年，解放軍的營長章雪松因为清剿土匪，路过自己的家乡。他騎馬来到埋葬母亲的地方，連自己都怀疑自己的記憶力了。他挽着馬韁，在草丛中左寻右找，也找不到母亲的坟墓。坟头那棵高大的、他亲手种植的柳树，又到那里去了呢？他倚着馬鞍，一手抓着馬的鬃毛，默默地望着一个土坑。突然，他像想起了什么，縱身上馬，向村中馳去。一到黄金河家門口，便从汗淋淋的馬背上跳下来，用馬鞭使勁敲打着油漆剝落的大門上的銅兽环。

黄金河的母亲，一个白髮、駝背的老太婆，用她那發抖的手拉开了門。

“你找誰？”她眨着紅得像兔子似的烂眼睛。

“你兒子在家嗎？”

“誰？”

“黄金河在家嗎？”章雪松大声嚷叫。

“他？誰知道他到什么地方了！”老太婆狐疑地打量着章雪松：“你？”

“你的忘性可真大啊，‘老太太’！我們一家三輩都伺候过你！”章雪松嘲笑地說。

老太婆恐怖地張开了干癟的嘴，兩腿一軟，跪下来。她那半禿的、發黃的头、一下又一下地撞着長久无人打扫了的方磚地面。

章雪松憎惡地皺起了眉：“我母亲的坟到那里去了？”